

南寺：最早的“开元”

□ 侯建臣

善化寺，大同人习惯称南寺。
看南寺介绍，首先引起注意的是“开元”这个词。

开元是个与众不同的词，肯定有辞旧迎新之意。而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，因为一段特殊治理所开启的国运，被称为“开元盛世”。虽然那个曾经颇有作为的皇帝，因为晚年的荒唐而留下好多遗憾，但也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。

大同的南寺，建于唐代，且是唐玄宗敕令在各地兴建开元寺中的一座，便起名开元寺。

唐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，从历史的脉络往下捋，大唐与大魏是有因果的。而大魏的起步和繁荣与大同也是有因果的。

东北有山，现在叫大兴安岭，古代叫什么，不甚知道。但肯定有过许多名字。有一群人，蜗居这山岭的某一个角落生存、生活。在日升日落的过程中，在一场又一场的风雨之后，一代一代人出生了，像他们身边的牛群和羊群一样。这群人最早默默无闻，慢慢人口就多起来，家族谱系也就枝枝蔓蔓多了、杂了。这就是鲜卑。

当年的鲜卑大致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东胡，东胡被匈奴所灭，余下的聚集在乌桓山，人随山名，称乌桓；聚集在鲜卑山的称鲜卑，这就是东部鲜卑。另一部分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，到东汉末年辗转迁徙到匈奴当年占领的地域，便是拓跋鲜卑。

2世纪中叶，鲜卑各部落和滞留当地的匈奴等族均没有绝对的优势，便组建了部落联盟，分为中、东、西三部。联盟瓦解以后，中、东部鲜卑的慕容氏、宇文氏、段氏逐渐强大，都先后卷入了西晋末年的动乱。并给历史留下一个名词：五胡乱华。

西部的拓跋鲜卑向中部转移，“宣帝南迁大泽，方千余里，厥土昏冥沮洳，谋更南迁，未行而崩。”“统幽都之北，广漠之野，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，不为文字，刻木结绳而已。”又建立了新的部落联盟，联盟酋长称代王。联盟就像相互排斥又强扭在一起绳子，时强时弱，时分时聚。已居“匈奴故地”的诃汾在山泽游荡时，演绎了一段人皇与天女交合的传奇故事，留下了“诃汾皇帝无妇家，力微皇帝无舅家”的神话，生下有“雄杰之度”的神元皇帝力微。力微皇帝确实没有辜负这个神话，在他104岁的生命旅程中，经过不懈努力，让部族“控弦之士二十余万”，且率众迁于盛乐。

到了什翼犍即代王位，才确定了当时的都城盛乐。可以说，盛乐是拓跋氏逐鹿北方的第一个重要的地盘。之后，其孙拓跋珪经过九九八十一难，于公元386年最终上位，且定国号为魏，成为大魏第一代最高领导人，始称道武帝。接着，他就开启了统一北方的征战。估计是出于战略的考虑，398年拓跋珪率众迁都平城。“始营宫室，建宗庙，立社稷。”其后，经过明元帝拓跋嗣、太武帝拓跋焘的努力，终于在公元439年灭掉北方一众大大小小的国，统一黄河以北地区。

繁华时期的平城，四方商贾往来不绝，据传人口最多时达百万之众。百万有所夸张，但也说明当时平城规模盛大的现实。

时代总是向前发展，朝代总是不断更迭。作为首都的平城，是一个终点，也是一个起点。它是一群拓跋先辈荣光堆积起的高峰，也是另一个拓跋开拓者出发的地方。

拓跋宏是一个真正的开“元”者，他用背叛的方式，迈开了属于他自己的路，连他的名字都由拓跋宏变成了元宏。

元宏领着他的人群，带着他的家当，像他的那些“推寅”先人们一样，继续向南，向着中原的中心城市进发，向着他的理想进发。于是，那个叫“洛阳”的城市，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辉煌。他身后的平城，则在繁华了近一个世纪之后，又一次沉寂。

洛阳注定是一个充当东都的城市，元宏和他的继任者们经营着一个朝代，也在毁灭着一个朝代。行走在世上的人，看上去蝇营狗苟，却都是心藏玄机的。行走在洛阳宫廷、街巷、山野的人也是。两个肌肉饱满的人，或者是两群拳头足够硬的人，出现在北魏的政局之中。一番掰手腕游戏之后，这魏一分为二，东边的强居洛阳，被后人称为东魏；西边的另辟新都长安，成为西魏。

东魏、西魏只是暂时的名称，有力量的人从来就不会一直用别人的东西命名，当力量足够强大，东魏、西魏便先后被齐和周所取代。这北方的东、西魏相互征战，且还要与南朝的力量对峙，邻里过家家般，你占我一寸土地，我占你一寸土地……你来我往，东魏没了，西魏没了，北齐没了，北周没了。南边的宋齐梁陈也没了。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，通过战争的方式全都过渡到了姓杨的人的名下，这个叫杨坚的人把属于他的所有重新命名，且都标上新的标签“隋”。

隋也不是历史的终点，唐跟着出现。平城也不是平静的，由魏而东魏，由东魏而北齐，再由隋而唐，平城在风风雨雨中，也经历着岁月变迁，人世沧桑。当这开元大寺建立起来，大同的风不知道还记起记不起那些过往？

曾经的北魏都城，被后来者称为“大唐从这里开始！”北魏平城时代，崇佛之风盛行，北魏灭凉之后，一大批高僧汇集平城。在明元帝及高允等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朝廷重臣的推动下，佛教场所建设兴盛起来。最有名的当属沙门统昙曜主持修建的武州山石窟，作为国家工程，带动了整个北魏国土上的佛事活动。当时的武州川大小小小佛造像石窟绵延几十里，诞生了鲁班窑石窟、吴官屯石窟以及平城周边的鹿野苑石窟等多处。其红火程度远不逊色与之对立的黄河以南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的景象。如此说来，那建于唐代的开元寺，规模绝不会过于寒酸，定是别有一番气象的，只是后来的一场兵火，让后来的后来再看不到当时开元寺的样子。

不知道辽末保大二，也就是公元1122年，发生在大同的那场战争有多惨烈，但一场大火在大同城中的那座寺庙燃起。这时的唐建开元寺，已经不叫这个名字，而在后晋时代改名大普恩寺，取“普化恩慈”之意。

大同是辽金所置西京。辽太宗时，后晋石敬瑭割云州与辽国，升为节度使州，成为辽国重要军事重镇。重熙十三年(1044)，升为西京，府名大同。

五京制度，始于唐代。辽代的统治者是聪明的，虽然他们不是中国正统王朝的统治者，但他们的学习精神值得称颂。他们学习了唐代高明的钉钉子手段，也先后设置五“京”，钉在其国土之上。他们最初设置的是皇都，后来把皇都改成上京临潢府，后来又根据形势设置了中京大定府、东京辽阳府、南京析津府、西京大同府。这些“钉子”分布在其领土极其重要的位置上，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。这同时似乎也跟契丹的捺钵制度契合，五京成为他们掌控全国的捺钵。

西京大同府的建设，仿照长安城的形制，方圆10公里，建有敌楼、栅橹。城门东为迎春门，南为朝阳门，西为定西门，北为拱极门。城北有北魏时建造的宫城，但辽没有在此建宫城。西京南临北宋，西临西夏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史书记载“辽既建都，用为重地，非亲王不得主之”。

保大年间，辽之大厦已经摇摇欲倒。天祚帝耶律延禧即位后，拒谏饰非，穷奢极欲，醉心游猎，怠于政事，辽朝的统治危机四伏。而北方的女真也强大起来，并于1115年，建立金朝。金朝建立之后，便开始了南下的征服之途。1120年阿骨打率部攻克上京。1122年正月，金军攻克中京。三月金兵把辽天祚帝追迫到鸳鸯泺(现在的河北西北安固里淖)，天祚帝奔逃到西京大同；四月金军攻破西京，山西各城邑相继降金。

善化寺的灾难，应该就是这一年辽金战争引发的。当大同的居民像往常一样，开始一天的生活，当虔诚的信徒点燃手中的香烛，岂不知随着天祚帝的到来，战争之火也随之而来。善化寺的这种火是金兵所放还是辽兵所放，或者是两军交接过程中，意外燃起了大火，已经无法考证，但熊熊大火肯定是让这塞外古刹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坏：“楼阁飞为埃垞，堂殿聚为瓦砾，前日栋宇所仅存者，十不三四。”据传，兵士曾经进驻善化寺，把这里当成他们临时驻扎的地方。“骄兵悍卒，指为刳屯，而喧寂顿殊，掠臧俘获，纷然错处，而垢净俄变。”野蛮的外来者，一路烧杀抢掠而来，由此可以想象，善化寺不仅遭受了火光之灾，也受到了兵士的无情践踏。

“残僧去之而饮泣，遗黎过之而增歎。”每一场战争都是以生命和财产为代价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所有的胜利都消耗着血泪，也产生着忧伤。升起的烟火里，一定挟带着惋惜、不甘与苦痛。那一刻，满脸茫然的特定人群估计听到周围鸟的叫声都是带了哭腔的。

这一年的火劫，也许不是第一次，但可能算是南寺遭受较严重的一次劫难。

大火烧了多长时间，没有找到记载。但有一个人应该是亲眼见到了的。那个人就是普恩寺的上首圆满大师。

这场烧于1122年的大火，似乎是要宣告辽的结束。1125年，辽天祚帝被金擒获，封为海滨王。至此，历9帝共219年的大辽灭亡。

夏日随笔



□ 侯丽娜

人伏天驾着时间的马车不紧不慢地驶来，天气更加炎热。自驾携家人投入大自然的怀抱，青山绿水，清凉惬意。

停车、驻足的一刹那，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仿佛就在眼前呈现，你看啊！绿树葱郁浓阴夏日漫长，水边帐篷的倒影在池塘里晃悠悠。微风吹拂时，帐篷的帘子轻微抖动。园区的小路旁，开满了娇艳的花朵，香气弥漫，真是迷人！是啊，时光从来不停留，山野已在不知不觉间变换了风光，我们的心情也早该美丽起来了。

突然，一声犀利的空鸣划破长空，犹如一道闪电直击灵魂深处，仿佛使人瞬间置身于太空的失重中，原来是孔雀的叫声，我竟第一次听见，声拖腔锐，甚是一惊。在人们心中，孔雀可谓“百鸟之王”，是善良、聪明、自由与和平的化身。它的优美体态充满着迷人的魅力，能够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气质之美。一阵“沙沙”的声音发出，伴随着尾巴的不断抖动，五彩缤纷的尾屏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美丽，让过往人们驻足观赏、赞不绝口。“融合天地雀生情，聚彩凝神待惠风。善养清香花木秀，可逢盛景欲开屏。”好一幅迷人美景！

我转身，漫步于田野之间，只见碧绿的树木层层叠叠，仿佛一幅细腻的画卷在眼前展开。它们鲜丽且充满活力，宛如大自然的精灵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招呼着我继续向前探索。我的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这美妙的景色所驱散。

夕阳的余晖下，木炭燃烧产生的轻烟随风摇曳，肉串在炭火上翻转，发出诱人的滋滋声响，令人向往、令人垂涎。天空也仿佛被这份神秘、这份欢乐所感染，时不时洒下几颗金豆般的雨滴，为这美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清新与浪漫。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在夜空中肆意飘荡，正如这夏日的微风，清新而纯真。嬉戏追逐着的孩子，眼中闪烁着对冒险的渴望。每一次的追逐都是对友谊和欢乐的探索。愿这份纯真永远铭记，永远充满欢笑和温暖。恍惚间，儿时的回忆涌入脑海。那时的我们，游戏只有玩泥巴、捉知了、踢瓦片……满身的脏兮兮与数不清的磕磕碰碰记录着童年的点点滴滴。但无论时光多么久远，童年的美好永留心间。

我沉浸在这美妙的夜晚中，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和垂爱。这一刻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嘈杂，只有大自然的宁静和谐。万物都是主角，它们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，花是花，树是树，人是人。一切都以最自然、最真实的状态呈现，整个世界都变得如此美好和纯粹。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幸福和满足，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。